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62

珍藏本

江湖魔头系列

鬼王笛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63

珍藏本

江湖魔头系列

鬼
王
笛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40-11·651 全套定价:135.20 元



歐陽云飞 武俠作品集

(江湖魔頭系列)

鬼 王 笛 上

(台灣) 歐陽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鬼 王 笛 下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杨 铨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-1998-013

江湖魔头系列(鬼王笛)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3 字数:44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0-1/I·651 定价:135.20 元

(本套上下二册定价 32.80 元)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寄名弟子	(1)
第 二 章	穿云指	(51)
第 三 章	万里追踪	(100)
第 四 章	八方风雨会少林	(147)
第 五 章	欲擒故纵	(194)
第 六 章	逆流	(240)
第 七 章	身世如谜	(263)
第 八 章	地狱春秋	(285)
第 九 章	水晶宫内	(328)
第 十 章	陷阱	(369)
第 十 一 章	母子会	(424)
第 十 二 章	禁院	(469)
第 十 三 章	苦肉计	(513)
第 十 四 章	武林沧桑	(557)
第 十 五 章	血案秘辛	(602)
第 十 六 章	放生	(648)
第 十 七 章	孝义双全	(690)

第一章 寄名弟子

“轰隆隆！轰隆隆！”这是从鄂北隆中山中传出来的掌风呼啸之声。

金光万道寒电划空，此乃是剑气。

可是，谁也想不到，演练掌剑的并非成名江湖的老手，却是一个大约十七、八岁，生得剑眉星目，英俊挺拔的少年。

少年演练片刻，忽然运起一掌真力，呼！照准三丈外的一块大石碑推过去。

人随掌进，势若骇电奔雷，猛听“砰！”的一声，石碑震断飞出，少年一幌身，一探臂，疾冲丈五，已将断碑托在手中。

“刷！”在这同时，右手剑猛力一斩，“咔嚓！”身侧的一株径尺巨松已应声而断。

少年不禁高兴的跳了起来，丢碑弃剑，欣喜若狂的喃喃自语道：

“啊！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终于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

可以行道江湖了！”

余音未落，突闻一阵美妙悦耳的笛声悠悠传来，少年为之心神一荡，赶忙运气压住翻腾的血气，朝四下一打量，心想：

“怪！最近每当我练功的时候，怎么总是有奇异的笛音来干扰，使我心神不定，事倍功半，迟迟未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，难道……”

一念未了，山上“济世门”内忽然传来济世老人皇甫嵩的声音，道：

“俊儿，马上回来！”

在往昔，当俊儿做完夜课的前夕，师父必会亲来后山指点，今日却以‘千里入密’玄功唤他，尤其，师父的声音十分短促而沉重，俊儿心知事有蹊跷，急忙奔回济世门。

前脚一踏进大门，立见门内停放着一辆全被血水所染污的车子，大厅门口围立着不少本派和别派的高手，一个个肃容满面，不苟言笑，呈现着一股反常的紧张气氛。

俊儿探首一看，车内赫然有一具血淋淋的无头尸，从死者的衣着、身材，尤其是肋下的那一柄‘无极剑’上，他马上认出正是无极剑王骏川。

俊儿睹状大惊，冲进大厅去一看，只见大厅内除师父济世老人皇甫嵩，师嫂无影女张慧卿，师姐施惠芳外，还有无极堡的老堡主无极神君王伯渡，以及他的徒孙许志超，大家正在谈论着一件凶杀案。

从师父和无极神君的谈话中，俊儿猛然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来。

原来，武林盟主每十年选举一次，济世老人已连任两届，曾公告天下，准备退休，下届不再逐鹿，并命其独子“八荒神龙皇甫仲安”，与负责本届盟主选举事务的四位执事——凤凰谷主“铁剑银鞭邱松林”，青云谷主“青衣秀士庄宗女”，无极堡主“无极剑王骏川”，紫龙堡主“八臂神掌范文光”等四人，集会研商半年以后英雄大会的详情细节，尤其是产生下届盟主的有关事务，以便布告通知，使武林各派有所准备。

万不料，事出意外，皇甫仲安七日未归，音讯全无，无极剑王骏川的无头尸却被他的父亲送来济世门，怎不令俊儿为之心惊肉跳？

俊儿愣愣半晌，正待一问究竟，师父济世老人皇甫嵩以总结的语气说道：

“伯渡兄，姑不论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，血案既已发生，我儿仲安又被牵涉在内，老夫身为武林盟主，自当全力调查，三月之内，保证查明事实，给贵堡一个交待，但不知伯渡兄意下如何？”

无极神君王伯渡强将满腹的悲愤忍住，声沉语重的说道：

“原则上老夫可以暂缓三月，问题是如果事实证明，八荒神龙果系杀人的凶手，皇甫盟主打算如何处理？”

济世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道：

“老夫亲手斩了他，以安骏川在天之灵！万一查不出来，愿赴尸无极堡替我儿谢罪！”

无极神君王伯渡闻言双眉一扬，朗声说道：

“皇甫盟主，老夫素仰阁下胸怀磊落，处事公正，皇甫兄既然如此说，王某也不便坚持己见，好了，我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告辞了！”

立即转身出门，率众上车而去。

霎时，无极堡人已奔走一空，留在厅内诸人的心情却如绷紧了的弓，沉重极了，也痛苦极了，良久，良久后，俊儿才忍不住问道：

“师父，无极剑王骏川大侠是被我师兄杀死的？”

济世老人慨然一叹，道：

“据许志超那孩子说，是被仲安所杀。”

“是否王老英雄亲眼所见？”

“不，是许志超和无极神君的孙儿王少川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出事的地点在哪儿？”

“双谷二堡一门之会的破庙内。”

“事情的经过如何？”

“据许志超那孩子说，他和王少川随他师父无极剑王骏川去参加‘双谷二堡一门’之会，行至集会之处的那座破庙时，你师兄仲安已候在那儿，无极剑当即跨步而入，许志超和王少川则留在门外拴马，后来，猛听一声惨嚎划破长空，原来仲安已乘和王骏川握手寒暄之便，点了他的死穴，一命归阴，少川亲眼看见父亲倒地身死，当场晕倒下去，待许志超把他救醒时，王骏川的人头早已被你师兄割下，逃之夭夭了。”

俊儿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

“师父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，师兄仁心侠骨，望重武

林，和王大侠的感情又挺不错的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师兄杀人的理由来。”

“是的，为师的也相信你师兄不是这种人，但无极神君却认为仲安是为了稳得下届盟主而下此毒手，事到如今，真叫人百口莫辩。”

“师父，这次的会议有五派出席，青云、凤凰二谷和紫能堡的人是否曾在血案现场出现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这就怪了，双谷二堡一门之会，你老人家早已发出通知，怎会只到两派，不见其他的三派中人？这中间……”

“是的，此事的确耐人寻味，中间必有非常内幕，说不定是一幕空前未有的大血劫大阴谋。”

俊儿望望师嫂无影女张慧卿，和师姐施惠芳，道：

“但不知师父究竟作何打算？”

济世老人皇甫嵩蹙眉一想，道：

“为师的准备立刻离山，彻查此案，你也就此出师行道，求证血案原委！”

俊儿躬身应了一声：

“是！”

济世老人命女徒施惠芳陪生产不久的儿媳张慧卿回房休息，遣散厅外高手，并将门务托付给一个干练的总管，然后将俊儿领至一间静室内，沉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这件事的发生，实在令人痛心疾首，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之内彻查清楚，稍缓，我们就分头进行，我老人家

暗查，你来明访。”

“无极剑王骏川的死因要查，你师兄的行踪下落也要查，青云、凤凰二谷和紫龙堡也有前去一查的必要，双谷二堡一门五派之会，怎会一人丧命，一人失踪，其他三派却不见任何动静？同时，出事的现场更应细细搜查，当然，事情既已发生，我们在心理上不可以再有维护仲安的观念，假如他真的干下了杀人的勾当，你就给我杀了他！”

说到这里，已是老泪纵横，俊儿含泪应诺，济世老人接着说道：

“武林盟主的职责首在除暴安良，主持公理公义，你是老夫门徒，应切记此言，不可私心自用，有所偏袒，本门的宗旨就是济世救人，尤应牢记心头，时加警惕。”

“谨领师父教诲，俊儿尊命就是。”

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又正容道：

“师父，关于俊儿的身世，是否可以提示一二？”

济世老人迟疑片刻后，方才仰天叹息道：

“好吧！你已经长大了，师父理当让你明白一切。”

语音一顿又庄容说道：

“孩子，事实上你并非本门嫡传，只是一个寄名弟子！”

“什么？寄名弟子？俊儿只知有记名弟子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‘寄名’弟子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是别人‘寄’在本门的一个弟子。”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“云鹤散人！”

“云鹤散人和徒儿的关系是……”

“严格说来，云鹤散人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那云鹤散人怎会把我‘寄’在济世门为徒？”

“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，十八年前，也就是你出世之后的数月，在云鹤散人所住的茅屋门外，突然发现一个弃婴……”

“师父，请停一停，那个弃婴是否就是我？”

“是的，那个被人遗弃的孩子，就是你！”

“是谁把我送去云鹤散人那儿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我的生身父母又是谁呢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“这样说，我岂不是连一个姓氏也没有？”

“不错，俊儿二字，还是云鹤散人和为师的因见你生得俊秀，顺口取的。”

俊儿闻言心中一阵悲痛，差点难过的哭出声来，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原来是一个被人丢弃，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当下泪流满面的说道：

“师父，送我的那个人，为什么不送到别处去，偏偏要送到云鹤散人那里去，其中莫非连一点原因也没有？”

“这正是令师父和云鹤散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，我想，如果不是另有仇人追杀你，或者追杀送你的那个人，因而逃避不及，仓促之中把你丢在茅屋前，那么，必系因为慕名托孤，有意如此，甚至你和云鹤散人之间另有一段渊源也说不定。”

“云鹤散人是什么时候把我送来济世门的？”

“云鹤散人乃是一位江湖异士，性好山水，恍如闲云野鹤，一向游戏人间，甚少过问江湖是非，见你被弃门外，显然由衷怜惜，有意收留，奈何云鹤散人孤家寡人一个，扶育一个甫出世的婴儿却大感棘手，熟思之下，遂送来本门，一则让本派保姆代为扶养，二则寄名授艺，三则藉师父盟主职务上的便利，查究你的身世来历，我老人家当即满口答应下来。”

“结果，你老人家查清楚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究十余年之功，一无所获！”

“云鹤散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把你送到本门以后，他便只身离去，声言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也要把你的身世弄清楚，然后接你去开坛授艺，传你衣钵，哪料，这一十八年来，他居然一去不返。”

俊儿双眼一瞪，道：

“云鹤散人始终没有回来？”

济世老人皇甫嵩点点头，道：

“云鹤老人一去不返，可是，最近几年来，我老人家却发现有一个经常在你的卧室外面徘徊流连。”

“是谁呀？”

“师父只能说，那是一个女人，因为，我老人家所能看到的，只是一个背影，一个常常在暗中对着你流泪，十分消瘦清丽的背影，从未见过她的庐山真面目。”

“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追上去，问个清楚？”

“那个女人似乎有某种顾忌，警觉性特别高，每当师父打算一探究竟时，她便抢先逃逸而去，尤其她的轻功极佳，